

被背叛了的革命

列夫·托洛茨基著

(供内部参考)

被背叛了的革命

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

列夫·托洛茨基著

柴金如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Leon Trotsky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What is the Soviet Union and
Where is it Going?
Translated by Max Eastman
Doubleday, Doran & Company, inc., N. Y. 1937

被背叛了的革命

列夫·托洛茨基著
柴金如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資料室編印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 定價(七)0.95元

出版者說明

本书是托洛茨基一九三六年写的。一九三九年中国的托派分子曾据英文本譯成中文，以《苏联的現狀及其前途》为名出版。現在这个譯本是根据美国紐約道布莱德、多兰公司一九三七年出版的英文本重新翻譯的。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設，在布尔什維克党和斯大林的领导下，經过对反对派分子的激烈斗争，到三十年代中已經取得巨大成就。不但各国进步人士，即使某些資产階級分子，也为这些成就所惊異。苏維埃国家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这一切同时也都說明反对派分子的进一步破产。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就打算用这样一本全面誣蔑苏联內政、外交、經濟、政治各方面的书来挽回自己的影响。托洛茨基在这里尽量贬低苏联当时取得的成就，夸大苏联的缺点，而把一切罪过都推在斯大林和布尔什維克党的身上，认为十月革命已經“被背叛了”，苏联的党和国家已經蜕化，除非再經過一次“革命”便无法加以挽救——这就是托洛茨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托洛茨基在本书中提出一些理論观点，都是同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对立的。例如：

托洛茨基反对在建設社会主义时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他說，“无产阶级在剝夺資本家的时候，实际上已經进入把自己作为一个階級来消灭的时期”。如果剝削階級已被消灭，国家已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那么就必須“扔掉国家这件紧身衣”，因此“加强专政是毫无意义的事”。他說他不能想像，“被剝夺了权力和财产而梦想資本主义复辟的一些人还能同‘小投机商’和‘誹謗者’一道

来推翻无阶级的社会”。

托洛茨基硬說“一国社会主义論”并非列宁的理論，它的主要理論根据——資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規律，并不是列宁发现的，也不是資本主义独有的，而是人类历史的普遍規律。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上世紀就知道有这种規律，而德国的机会主义分子福尔馬尔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已經指出过。认为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是妄图建立孤独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为地割断苏联同世界經濟的联系，这将导致資本主义复辟，而不是建成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在本书中繼續發揮他的所謂“不断革命論”。他认为“誰战胜誰这个历史性问题，是不能在国家境界以內决定的，国内的成功和失敗只不过是為这个问题在世界舞台上的解决准备或多或少有利条件”，而“如果世界无产阶级处于消极状态，那么，苏联内部的社会矛盾不仅有可能而且必然会导致一种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反革命”。因此，托洛茨基仍旧把苏联的前途寄希望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以为这将喚醒苏維埃群众的“独立精神”而起来斗争。

对于苏联的經濟政策，托洛茨基特別攻击农业集体化，认为“集体化的真正可能性……决定于工业供給大規模农业以必需的机器的能力”，而当时苏联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而迅速集体化便具有“經濟冒进性质”。他說由于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的結果，已在农村中培养出一批“资产阶级集体农庄”，拖拉机手等都成了“农民贵族”。

在党的組織原則問題上，托洛茨基极力鼓吹党内派别自由，說什么“关于布尔什維主义不容許搞派别活动的說法，是墮落时期的神話”。认为党不應該禁止派别活动，否則就是把国家政治制度用于党内，結果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成了“党内生活的决定性因素”。

托洛茨基在这里提出的各种观点，无非是他在二十年代的爭論中以及过去說过的种种調調的翻版，但是在这里表达得比較集中，也更加露骨。

序 言

本书的目的

資產階級世界起初假装不注意苏維埃制度所取得的經濟成就，即不注意實驗已經表明社会主义方法可以实行的证明。博学的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对于俄国工业发展的空前速度，不是依然常常試圖保持一种深思熟虑的沉默，就是只限于說是由于极端“剝削农民”才取得的結果。他們正在失去一个难得的解釋机会，为什么像中国、日本或印度的农民遭到那样残酷的剝削，而工业发展速度却从来没有接近苏联的工业发展速度。

然而，事实毕竟胜过一切。所有的文明国家的书店現在都摆滿了关于苏联的书籍。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这种異乎寻常的情况本来就少见。在盲目的反动仇恨驅使之下編写的书籍正在迅速地减少。关于苏联的最新著作，有相当一部分的笔調即使不是兴高采烈的，至少也是贊許的。这种亲苏著作的大大增加，作为新兴国家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的一种标志来看，只能表示欢迎。另外，把苏联理想化总比把法西斯意大利理想化好得多。然而，讀者要想在这些著作当中找到对十月革命的土地上的真实情况的科学估計，那是徒劳无益的。

这些“苏联友人”的著作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肤浅的报刊文章，或多或少地有一点“左”傾的报道构成这类文章和书的主要内容。此外，还有一类虽然写得比較冠冕堂皇，却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抒情詩式的和和平主义的“共产主义”作品。第三类是經濟方案主义，带有旧德国讲坛社会主义的精神。路易斯·費希尔^①和

^① 路易斯·費希尔(Louis Fischer, 1896—), 美国記者, 一九二二年后长期担任《民族》杂志駐欧記者。著有《世界事务中的苏維埃人》、《苏联旅行記》、《甘地与斯大林》等。——中譯者注

杜兰提^①是相当著名的第一类代表。已故的巴比塞和罗曼罗兰代表“人道主义”朋友这一类。这两个人在倒向斯大林以前，前者写过一本基督傳，后者写过一本甘地傳，这并不是偶然的。最后，保守迂腐的社会主义的最有权威性的代表人物是不知疲倦的费边社夫妇比阿特里斯·韦伯和悉尼·韦伯。

使这三类各有不同的人联合起来的是，在既成事实面前叩头，偏爱使人安心的論断。起来反叛本国的资本主义，这是这些作家所不干的。因此，他們比較願意信賴一种已經进入低潮的外国革命。十月革命以前，以及十月革命以后若干年，这些人当中沒有一個人，甚至他們的精神祖先也沒有一個人，想到如何使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实现这样一个問題。这一点使他們容易承认苏联所实现的就是社会主义。这种情况不仅使他們成为跟上时代的进步人士，甚至还使他們得到某种內心的稳定。同时，这一点并不使他們承担什么义务。这种深思熟虑的、乐观的和毫无損害的著作把所有不愉快的事都看作明日黄花，对于讀者的神經有一种鎮靜的作用，因此可以找到一个現成的市場。这样，不知不觉之中正在产生一个国际学派，这个学派可以称之为**文明资产阶级的布尔什維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說，**激进派旅行家的社会主义**。

我們不打算同这个学派的著作进行爭論，因为这些著作沒有认真地提出值得爭論的理由。这个学派实际上剛剛提出問題就认为問題已經解决了。本书的目的是要正确地估計目前的情况，以便更好地了解未来的情况。我們所要談到的过去，只限于有助于了解未来的部分。我們这本书是帶有批判性的。崇拜既成事实的人是不能准备未来的。

苏联的經濟文化发展进程已經經歷了好几个阶段，可是还一点也沒有达到內部平衡的状态。如果你們記得，社会主义的任务

^① 杜兰提(Walter Duranty, 1884—)，美国記者和作家，一九二一至一九三五年任駐莫斯科記者。著有《鸚鵡》、《克里姆林宮和人民》、《苏联》等。——中譯者注

就是要建立一个以团结一致和一切需要得到妥善的满足为基础的无阶级的社会，那末，从这个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苏联还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影子。固然，苏维埃社会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矛盾很不相同，但是这些矛盾还是很尖锐的。它们的表现是物质上文化上的不平等、政府的压制、政治上的各种派别以及派别斗争。警察的压制可以缓和和改变政治斗争，但是不能消灭政治斗争。被压制的思想在每个阶段都对政府的政策发生影响，有时对它有帮助，有时对它是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分析苏联的发展，便一分钟也不能忽略全国正在进行的一种虽然遭到压制却是情绪激昂的政治斗争所遵奉的那些思想和口号。在这里，历史同活生生的政治直接地交织在一起了。

谨小慎微的“左倾”实利主义者喜欢对我们说，批评苏联必须极端慎重，否则就会损害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就我们来说，我们远不认为苏维埃国家是那样容易动摇的一种结构。苏联的敌人对苏联的了解远比它的真正朋友各国工人清楚得多。在那些帝国主义政府的参谋本部，对于苏联的成就和失败都有精确的估计，并且不仅仅是依靠公开的报道。不幸，敌人可以利用工人国家的弱点，却从来没有利用对那些他们认为有利的倾向所进行的批评。大多数官方“友人”敌视批评，实际上并不是掩盖他们对苏联脆弱所抱的恐惧，而是掩盖他们对自己给予苏联的同情的脆弱所抱的恐惧。我们对于所有这一类的恐惧和警告都将漠然视之。决定问题的是事实，而不是幻想。我们打算让人看的是真面目而不是假面具。

一九三六年八月四日

附记：本书写成并且送交出版社以后，莫斯科宣布了开庭审讯“恐怖”阴谋案件。自然，审讯的情况不能在本书中加以估计。然而，本书对于这次审讯“恐怖”案件的历史必然性的陈述，对于这个神秘案件的故意神秘化的事先揭露，却因而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一九三六年九月

目 录

序言 本书的目的	3
第一章 取得了什么成就	1
一、工业增长的主要指数	1
二、对这些成就的不偏不倚的估计	3
三、按人口计算的生产	8
第二章 经济增长和领导的左右摇摆	13
一、“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和对富农的方针	13
二、大转变：“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和“全盘集体化”	21
第三章 社会主义和国家	31
一、过渡性制度	31
二、纲领和现实	34
三、工人国家的双重性质	36
四、“普遍化的匮乏”和宪兵	39
五、“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和“专政的加强”	42
第四章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	46
一、货币和计划	46
二、“社会主义的”通货膨胀	49
三、卢布的复兴	53
四、斯达汉诺夫运动	55
第五章 苏维埃的热月	61
一、为什么斯大林取得了胜利	61
二、布尔什维克党的蜕化	67
三、热月的社会根源	75
第六章 不平等和社会矛盾的发展	83
一、匮乏、奢华和投机	83

二、无产阶级的分化	89
三、集体农村的社会矛盾	93
四、统治阶层的社会面貌	98
第七章 家庭、青年和文化	104
一、家庭中的热月	104
二、反对青年的斗争	114
三、民族和文化	123
第八章 外交政策和军队	135
一、从“世界革命”到“维持现状”	135
二、国际联盟和共产国际	140
三、红军及其学说	149
四、废除民兵和恢复军官军衔	157
五、战争中的苏联	164
第九章 苏联内部的社会关系	171
一、国家资本主义?	179
二、官僚是不是构成一个统治阶级?	181
三、关于还没有为历史所决定的苏联的性质问题	184
第十章 新宪法反映出来的苏联	188
一、“各尽所能”地工作和个人所有权	188
二、苏维埃和民主	190
三、民主和党	194
第十一章 苏联到何处去?	200
一、作为一种危机制度的波拿巴主义	200
二、官僚同“阶级敌人”的斗争	204
三、新革命的不可避免性	208
附 录 “一国社会主义”	213
苏联的“友人”	220

第一章 取得了什么成就

一、工业增长的主要指数

由于俄国的资产阶级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落后的俄国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消灭君主政体和农民遭受的半封建奴隶制等民主任务。然而，在农民群众带头之下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不能在完成这些民主任务之后就停止前进。资产阶级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初几个阶段是直接地密切地连接在一起的。这个事实并不是偶然的。最近几十年的历史非常清楚地表明，在资本主义衰退的条件下，落后国家是不能达到资本主义的一些老中心所已经达到的那种水平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由于自己已经进入死胡同，便挡住了那些正在逐步文明化的国家前进的道路。俄国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并不是因为它的经济已经首先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程度，而是因为它不能再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了。生产资料社会化已经成为使国家摆脱野蛮状态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落后国家的**联合发展法则**。以前的沙皇帝国，尽管作为“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列宁语）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甚至到现在，即在革命以后十九年，也还是面对着“赶上并超过”——因此首先是**赶上**——欧洲和美国的任务。这也就是说，它必须解决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早已解决了的那些技术和生产率的问题。

难道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旧统治阶级被推翻以后，从野蛮转变为有文化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而只不过是彻底地摆出来。同时，由于革命把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中，国家才得以运用新的和远为有效得多的工业方法。只是由于一种计划性的领导，国家才得以在一段相当短的时期内把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所破坏

的东西恢复起来，并创建巨大的新企业，增加新的产品品种和建立新的工业部门。

布尔什维克党曾经指望得到国际革命的迅速援助，由于这种革命发展得特别缓慢，使苏联遭到了莫大的困难，但也因而显示了苏联内在的力量和资源。然而，要想正确地估价所取得的结果——它的光辉成就以及不足之处——只能用一种国际的尺度来衡量。本书将从历史的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明这种进程，而不是堆积大量统计图表。虽然如此，为了便于进一步讨论，还是有必要以某些重要的数字作为出发点。

在几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于停滞和衰退状态的情况下，苏联工业化的巨大规模无可辩驳地表现在下列总指数上。德国的工业生产，只是由于疯狂的备战，目前才正在恢复到一九二九年的水平。英国由于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最近六年来的生产才提高了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约百分之二十五；法国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以上。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占首位的是日本，它狂热地武装自己，掠夺邻国。日本的生产差不多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但是连这样例外的指数，在苏联的发展动力面前也显得黯然失色。苏联的生产在同一时期增长了约两倍半，也就是百分之二百五十。重工业生产在过去十年（一九二五到一九三五年）中增长了九倍以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一九二八到一九二九年），基本建设投资达五十四亿卢布；一九三六年，指标是三百二十亿卢布。

如果卢布作为衡量的单位还不稳定，那末我们就撇开用货币估计的办法，而用另外一种绝无问题的单位。一九一三年十二月，顿河流域生产了二百二十七万五千吨煤；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生产了七百一十二万五千吨。在过去三年当中，煤的产量增加了一倍。钢和轧钢的产量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半。石油、煤和铁的产量比战前数字增加了两倍到两倍半。一九二〇年第一个电气化计划制定以后，全国有十个区电力站，电力总产量是二十五万三千瓩。到一

九三五年，这种电力站已达九十五个，总电量是四百三十四万五千瓩。一九二五年，苏联在电力生产方面居第十一位；到一九三五年，已仅次于德国和美国。在煤的生产方面，苏联已从第十位升为第四位。鋼从第六位升为第三位。在拖拉机的生产方面，居世界第一位。糖的生产情况也是这样。

工业的巨大成就，农业的大有希望的开端，旧工业城市的急剧发展和新工业城市的兴建，工人人数的迅速增长，文化水平和文化需要的提高——所有这些都是十月革命的毋庸置疑的成果，而旧世界的预言家们曾指望十月革命成为人类文明的坟墓。我们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已经再没有什么可以争吵的了。社会主义已经表明，它有权取得胜利，不是在《资本论》的书页上，而是在包括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工业舞台上——不是在辩证法的语言中，而是在鋼、水泥和电力的语言中。即使苏联由于内部的困难、外部的打击及其领导的错误而崩溃——我们断然希望不要发生这种情况——这个不可摧毁的事实，即一个落后国家只是由于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就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也仍然是未来的实际景象。

这一点也结束了我们同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者的争吵。我们能把改良主义者的老鼠般的大惊小怪同被革命引导到新生活之中的人民所完成的巨大工作相提并论吗？如果一九一八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运用工人们所交给他们的政权来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去拯救资本主义，那末，很容易看到，一个包括中东欧和相当一部分亚洲的社会主义集团，在俄国经验的基础上，今天将会拥有怎样不可征服的经济力量。世界各国人民将不得不用新的战争和革命来偿付改良主义的历史罪行。

二、对这些成就的不偏不倚的估计

苏联工业的富有生气的系数是空前的。但是这些系数还远不

是决定性的。苏联正在从一个低得可怕的水平上逐步提高，而资本主义国家却在从非常高的水平上滑下来。决定当前力量对比的，并不是增长率，而是两个阵营表现在物质积累、技术、文化、特别是劳动生产率方面的整个力量的对比。当我们从这种统计观点来考察这个问题的时候，情况马上发生了变化，而且对苏联极其不利。

列宁所表述的问题——誰战胜誰？——是一个以苏联和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为一方同以国际资本和苏联内部敌对力量为另一方之间的力量对比的问题。苏联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使它得以加强自己，前进，武装自己，必要时则可以撤退和等待——一句话，能够坚持下去。但是，从本质上看，誰战胜誰这个问题——不仅是作为一个军事问题，而且还要作为一个经济问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面对着苏联的。军事干涉是一种危险。随着资本主义大軍而来的廉价貨物的干預，将是一种更要大得多的危险。无产阶级在一个西方国家取得胜利，当然会立即从根本上改变力量的对比。但是，只要苏联还是处于孤立状态，或者更坏些，只要欧洲无产阶级还遭受着挫折，还继续退縮，那末，苏联结构的实力归根到底还是要以劳动生产率来衡量。而在市場經濟之下，劳动生产率表现在生产成本和价格上。国内价格和世界市場价格之间的差别，就是衡量这种力量对比的主要手段之一。然而，苏联统计学家甚至連接近这个问题都遭到禁止。原因是，尽管资本主义处于停滞和腐朽的条件下，但是在技术、組織以及劳动熟练程度方面，它还是远远走在前面的。

苏联农业的传统的落后情况，是人所共知的。农业没有一个部門取得的进展能够有一点点同工业上的进展相比。例如，一九三五年底莫洛托夫就曾抱怨說，“在糖萝卜收获量方面，我们还落在资本主义国家后面。一九三四年，我們每公頃^①的收获量是八

① 一公頃約等于兩畝半。——英譯者注

十二噸^①；一九三五年，烏克蘭特大丰收，收穫量是一百三十一噸。而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國的收穫量是二百五十噸，法國每公頃的收穫量在三百噸以上。”莫洛托夫的抱怨可以擴大到農業的每個部門——谷物以及紡織原料，特別是畜牧業。農作物的適當輪種，選種，施肥，拖拉機，康拜因，良種畜牧場——所有這些在社會化的農業中都在準備一次真正巨大的革命。但是，恰恰是在這個最保守的領域，革命需要時間。同時，雖然已經集體化，問題卻依然是如何達到資本主義西方那種較高的水平——儘管西方還受到小農制的限制。

工業中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鬥爭是從兩方面進行的，一方面是採用先進技術，另一方面是更好地利用勞動力。最現代化的大工廠之所以能夠在短短幾年中建立起來，一方面是由於西方有高度水平的資本主義技術，另一方面是由於國內實行着執行計劃經濟的制度。在工業這個領域，外國的成就正在起着同化作用。蘇聯的工業也像紅軍的裝備一樣，是以一種勉強的速率發展的，這個事實擁有巨大的潛在的好處。蘇聯的工業同英國和法國不一樣，它並沒有不得不使用舊式的工具慢慢地發展。蘇聯的軍隊也沒有注定使用老式的裝備。但是，就是這種狂熱的發展，也有其消極的一面。工業的不同部門之間沒有聯繫；人落後於技術；領導不勝任自己的任務。所有這些表現為，生產成本極高，而產品質量低劣。

石油工業的領導寫道，“我們的工廠擁有同美國工廠一樣的裝備。但是，鑽孔的組織工作是落後的；工人不夠熟練。”據他說，數不清的損失是由於“疏忽大意，不熟練，沒有技術監督。”莫洛托夫抱怨說，“我們在建築工業的組織工作方面是極其落後的……絕大部分都是以前式的可惡的方法使用工具和機械。”諸如此類的表白在蘇聯報刊上俯拾皆是。新技術仍然遠遠不能取得其資本主義祖國所取得的成就。

① 一噸，英制等于一百一十二磅，美制等于一百磅。——中譯者注

重工业所取得的大規模成就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工业才能建立起来。但是，现代工业的衡量标准是生产精密机械，而这一点既需要技术，也需要一般文化。在这个领域，苏联还落后很多。

毫无疑问，军事工业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已經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陆军和海军是最有势力的服务对象，也是最难侍候的主顾。可是国防部的领导人——其中包括伏罗希洛夫——在一系列的公开演说中却喋喋不休地抱怨：“你们为我们红军制造的产品质量，我们并不总是完全满意的。”这些慎重的字眼所暗含的不安情绪，是不难感觉到的。

重工业的领导在一个官方报告中說，机器制造业的产品“必須质量优良，不幸，情况并不是这样”。他还說，“我們的机器是昂贵的。”像往常一样，这位报告人沒有同世界生产比較，提出确切的比較材料。

拖拉机是苏联工业的驕傲。但是拖拉机的有效使用率是很低的。在上一个工业年度里，有百分之八十一的拖拉机需要大修理。不仅如此，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在耕作季节最紧张的时候都出了毛病。根据某些計算，只有每公頃收获二十到二十二噸谷物，机器拖拉机站才够开支。而目前，平均收获量还不到上述数字的一半，国家只好付出几十亿来弥补亏空。

汽車运输方面的情况还要糟。在美国，一辆載貨汽車一年要行車六万到八万公里，有时甚至十万公里；在苏联，只有两万公里——也就是只等于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每一百部机器当中，只有五十五部在使用；其余都在修理或者在等候修理。修理費用比所有新生产的机器的成本多一倍。难怪国家會計部門报告說，“汽車运输只不过是生产成本的一个沉重的負担。”

根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說法，随着铁路运载能力的增加而来的是“数不清的损坏和損耗”。根本原因还是一样：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劳动技术水平太低。保持轉轍机变换无誤的斗争正在变成一

种英勇的业绩，获奖的女转辙手在克里姆林宫把这种业绩报告给最高的权力集团。水上运输最近几年虽然有了进展，但是仍然远远落后于铁路所取得的进展。报纸上每隔一个时期总是出现关于交通方面的消息，什么“可恶的船运情况”，“船只修理质量极低”，等等。

轻工业的情况比重工业甚至还要坏些。苏联的工业可以表述为这样一条独特的法则：越是接近群众消费的商品，通常总是越糟。在纺织工业中，根据《真理报》的说法，“次品所占的比重之大是可耻的，选择的余地很少，低级的东西占主要地位。”报刊上每隔一个时期就出现一些抱怨的语句，嫌广泛消费的日用品的质量低劣，例如：“铁器笨拙”；“家俱难看，随便拼凑，马虎了事”；“找不到中意的钉子”；“社会的食品供应制度根本不能令人满意”。诸如此类的话，不胜枚举。

只用数量指数来说明工业的进步，而不考虑质量如何，差不多就像只用高度来描述一个人的身体，而不管其胸围如何。不仅如此，要想正确地判断苏联工业的动力，除了质量上需要检查以外，还必须牢记这一事实：某些部门的迅速发展是用另外一些部门的落后换来的。为了建立巨大的汽车厂而付出的代价是，公路缺少和保养很差。“我们的道路太糟了。在我们最重要的公路上——从莫斯科到雅罗斯拉夫里^①——汽车一个小时只能行驶十公里（六哩）。”（《消息报》）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说得很明白，国家还停留在“原始的没有道路的传统状态”。

城市经济也处于类似的状态。新工业城市在很短的时间内兴建起来；与此同时，几十个旧城市却在逐步失去其极盛时期。首府和工业中心正在成长和整顿修饰；豪华的剧院和俱乐部正在全国各个部分迅速地建立起来；但是缺乏住宅的情况达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住房通常还是没人关心。“我们建造的房子质量很差，花

^① 雅罗斯拉夫里(Yaroslavl)，在莫斯科东北约二百哩。——中译者注